

一脉相承的侵略者

——批判苏修电影剧本《崇高的称号》

外文系俄专72级部分师生

一九七四年初，苏修抛出了一部电影文学剧本，题为《崇高的称号》，讲的是一个军人怎样飞黄腾达，从老沙皇的准尉一直爬到苏联红军的元帅，此人名叫沙波瓦洛夫，这部电影剧本就是为他塑像、树碑、立传的。

一个苏军的元帅要从他在老沙皇手下供职之时开始立传，大书特书，并且剧本的作者唯恐读者有所忽略，特别声明他是“综合的形象”，这到底用意何在呢？

这表明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在全面继承老沙皇的衣钵，承袭老沙皇的侵略扩张的总政策。

勃列日涅夫之流是新沙皇，这部电影剧本不但愿意供认、而且乐于宣扬这一点。

请看剧本中一个细节。

电影一开场，沙波瓦洛夫亮相时，胸前挂着工农红军二十周年纪念章和红旗勋章，这是一九四一年春天的事。翻过去一页，镜头转向二十三年前，沙波瓦洛夫从街角拐出来的时候，胸前同样挂着勋章，只不过是老沙皇的士兵乔治勋章和圣安娜佩剑勋章。前后对照，耐人寻味。时代不同，勋章名称不同，而同一个沙波瓦洛夫却得到电影剧本作者的青睐，大发勋章，奖励他以当年报效老沙皇之心为今天的勃列日涅夫之流尽忠，这岂不是表明尼古拉二世与勃列日涅夫并无不同吗？

请再看剧本中一个场面。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了，大街上高悬着欢呼革命的巨幅标语，工人、水兵、大学生组成的革命巡逻队在巡逻，行使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这时，银幕上“军刀铿锵，十字章叮当，准尉沙波瓦洛夫作为旧沙皇俄国的一种象征，朝着革命的巡逻队走来”。剧本作者特意把这个沙俄的准尉打扮得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向无产阶级专政的新政权示威、挑衅。革命的巡逻队决不能容忍反动的沙俄军官在光天化日之下耀武扬威，坚决命令这个反动家伙“把沙皇制度的枷锁统统扔掉，让它们见鬼去吧”。沙波瓦洛夫不但拒不扔掉身上的肩章、十字章，反而大打出手，夺了水兵的枪；大学生更是不堪一击，被跌翻在地不能动弹；巡逻队中唯一的一个工人也被描写得十分软弱无能，竟然低声下气地向沙波瓦洛夫哀求告饶。

这个场面说明什么？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诞生的无产阶级专政新政权的代表，竟然被尼古拉二世手下一个小小的准尉单枪匹马打得落花流水，这到底是长谁的志气，灭谁的威风？是恨谁，爱谁；反对谁，拥护谁？这不是象征着反革命打倒了革命吗？这难道不是尼古拉二世以及邓尼金、高尔察克等一伙反革命的仇恨和复辟的愿望的尽情发泄吗？

但他们并没有只满足于纸面上的安慰，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之流终于完成了他们复辟的事业。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故乡竟成了新沙皇横行的天下，这实在令人愤慨，同时也是不可忘却的历史教训。

请再看剧本中一句台词。

一九三九年五月，日本一再在蒙古边境进行挑衅，苏军根据苏蒙条约出兵反击。这一历史事件在《崇高的称号》中有意弄得暧昧不清，大力渲染的却是沙波瓦洛夫佯作防御、实则准备突然袭击的战役思想。而面对着侵犯蒙古边界的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的军队，作为一支实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苏联工农红军的指挥员，居然说出这种话来：

“不，他们（指日本。——本文作者注）是讨不到便宜的。他们决不会忘记对马岛和沈阳……我们要惩罚他们。”

咬牙切齿之声可闻。

这番话出自一个沙皇军队的准尉、尼古拉二世忠心耿耿的部属之口，倒也无可厚非。因为一九〇四年的日俄战争中，俄国三十万侵略军在中国的沈阳城下被日本侵略军消灭了十二万，俄国波罗的海舰队万里迢迢来到对马海峡，被日军击沉了十三艘，俘虏了四艘，可说是全军覆没。战争结果，沙俄从中国夺来的旅顺口被日本夺去，从中国夺来的库页岛也被日本夺去了半个，真是一败涂地。“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尽期。”怎不叫人咬牙切齿，为之痛心疾首呢？

除了沙皇及其保皇党之外，革命队伍中有没有这种咬牙切齿的人呢？——有的。例如混进来的沙皇制度的“象征”们，还有分裂出去的机会主义分子。孟什维克就堕落到护国主义即主张保护沙皇、地主和资本家“祖国”的立场。而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却相反，他们认为沙皇政府在这次掠夺战争中失败是有益的，因为它会削弱沙皇制度而加强革命。列宁指出，旅顺口的陷落是专制制度陷落的开始。战争引起了革命，战争加速了革命。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的大风暴就随之而起。

可见沙波瓦洛夫只不过是披着红军军官制服的白卫军而已。恩格斯曾经深刻指出：“任何俄国人，只要他是沙文主义者，迟早总会拜倒在沙皇政府的面前，……”何况沙波瓦洛夫本来就是沙皇手下“一名勇敢的军官”，为沙皇对外侵略卖命而好不容易赏到一枚十字勋章，念念不忘故主，时间过去了三分之一世纪，服装和勋章几经变换，而孤臣孽子之心何尝改变，说出这么一番话决非偶然。它既是一种发泄，同时也是一种恫吓。

大家都知道，苏修现在霸占了日本的北方四岛，赖着不肯归还，并且狂叫“边界不可改变”，激起了日本人民的同仇敌忾，反对、抗议、控诉、谴责之声，不绝于耳。新沙皇弄得狼狽不堪，反诬日本人民要求归还被霸占的北方领土是对苏联怀有什么“领土野心”，沙波瓦洛夫在这里充当了苏修的传声筒，进一步对日本人民施加压力，公然进行恫吓，要他们不要忘记在对马岛和沈阳欠下的“旧账”，扬言要给以“惩罚”。但日本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它是绝不会忍受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长期欺侮和压迫的。想要“惩罚”这样一个伟大民族的反动派，必将自受历史的惩罚。

电影剧本中这三处描写，足以表明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是老沙皇的继承者，是一脉相承的侵略者。而新沙皇比老沙皇更阴险，更狡猾，更富于欺骗性；同时又更贪婪，更凶残，更富于侵略性。我们已经看到了它控制了东欧，占领了蒙古，征服了捷克斯洛伐克，肢解了巴基斯坦。它到处伸手，同另一个超级大国进行着以争夺为主的又勾结又争夺的斗争。它对外扩张完全不择手段。它以援助或结盟为名，行剥削、干涉、控制、侵略别国之实；它以缓和、友好为名，或强占别国领土多多益善，或派遣大批特务、间谍，刺探情报，组织颠覆，有多大本领就干出多大的坏事和丑事来。它把中国当作一块肥肉，恨不得一口吞掉，只因为顾虑钢铁一般强硬的骨头会刺穿它的咽喉，才迟迟不敢下手。电影剧本《崇高的称号》就包藏了反华侵华的祸心。

例如上面已经提到的关于对马岛和沈阳的那句名言，这除了发泄为老沙皇报仇雪耻的阴暗心理之外，还充分暴露了对我国实行侵略扩张的社会帝国主义的野心。在一九〇四年的日俄战争中，老沙皇不但损兵折将，还丢失了在中国掠夺的大片土地，这对于新沙皇来说如失家珍，也是心痛的。因而所谓“他们决不会忘记”，正表明“自己决不会忘记”，要继承先辈的遗志，把他们没有能够在中国东北地区建成的“黄俄罗斯”，重新建立起来；把沈阳以及长城以北乃至整个中国，统统吞到肚子里去。

电影剧本中特地描写了一场所谓满洲边境冲突事件，不是没有目的的。中国人，连小孩在内，被描写成“土匪”，“侵略者”，苏联的“敌人”。

把中国人描写成“侵略者”，目的就是要侵略中国。没有幌子，不便侵略；有了幌子，就可以明目张胆地放手进行侵略。帝国主义者历来如此，我们中国人民的切身经验真是太多了。恩格斯早就指出：“沙皇政府每次掠夺领土，使用暴力，进行压迫，都是拿开明、自由主义、解放各族人民作为幌子。”这真是揭露得一针见血！

大家知道，苏修叛徒集团彻底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它一贯在口头上讲社会主义，在实际上搞帝国主义。一九六八年它侵占了捷克斯洛伐克，把这个国家置于它的铁蹄之下，但它发表的声明，却大谈什么这是为了“保卫社会主义成果”，“维护欧洲和平的基础”。一九六九年三月，它悍然侵入我神圣领土珍宝岛，首先开枪打死打伤我边防战士，反诬我边防部队“越过了苏联国境线”，向他们进行所谓“挑衅袭击”。过去我们对苏修这种伪善进行过多次揭露，而现在这部电影剧本却不打自招。沙波瓦洛夫口头上高喊“决不允许越过国界”，话音未落，自己就闯进了满洲境内；明明是他下令向满洲开炮，而对外宣布这叫做“进行射击训练”，只是“由于瞄准手没有经验，结果一发炮弹落到满洲领土上了”。活灵活现地描画出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强盗蛮横而又虚弱的本性。

说中国人民“侵略”了俄国，这是无耻的诬蔑。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指出：“中国人民从来也没有压迫过俄国人民”。倒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受尽了沙皇俄国等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宰割。列宁就说过，沙皇政府在中国的政策是一种犯罪的政策。老沙皇先后从中国夺取了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但它的欲壑难填，并不满足。列宁曾经指出，最先恐怕是俄国政府开始瓜分中国的。“它们盗窃中国，就象盗窃死人的财物一样，一旦这个假死人试图反抗，它们就象野兽一样猛扑到他身上。”它们杀人放火，口头上却高叫“击退中国叛乱者的侵略行动”，“绝对不能说明帝国政府有任何违反政策的自私计划”。

列宁在这里揭露的是老沙皇，但步老沙皇后尘妄想吞併中国的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不是也原形毕露了吗？接着，列宁痛斥了所谓“毫无私心”的谎言：“几年以前，它毫无私心地侵占了旅顺口，现在又毫无私心地侵占满洲”，这正好“暴露出自己是甘愿充当资本家大亨和贵族的奴才的昏官的政府”。

列宁的这些话，见之于他所写的《中国的战争》一文。我们今天读来，倍觉亲切，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新沙皇的反动本性以及它同老沙皇的渊源。列宁的义正辞严的批判，对今天的勃列日涅夫之流也是当头棒喝。

我们中国人民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一贯以友好的感情对待苏联人民，支持他们的革命斗争。我们这个原则立场是不会改变的。苏修领导集团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华反共反人民，必将遭到广大苏联人民的唾弃，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但是必须指出，虽然勃列日涅夫一伙亡我之心不死，它同另一个超级大国争夺的重点仍然在欧洲，我们应该识破它的

声东击西的手法，同时又要提高警惕，常备不懈。“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苏修胆敢侵犯我国，必将自食其果。

最后，我们可以略为分析一下这部电影剧本的题名。什么是“崇高的称号”？身为军人，为沙皇政府征战沙场，到处侵略扩张，这是“崇高”的；军人就是“崇高的称号”，不论你是老沙皇时代，还是新沙皇时代，一视同仁；如果在侵略战争中立下汗马功劳，还应给予十字章等各种勋章，或树碑立传，以资崇高的奖励，借以刺激人们狂热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情绪，便于为对外扩张搜罗炮灰。剧本的结尾就歇斯底里地狂叫向全世界进军：

骑士们，朋友们，准备出征吧！

嘹亮的军号声召唤我们去建立功勋！

这不禁使人想起叶卡捷琳娜女皇时代的诗人杰尔查文。十八世纪末，当沙皇俄国的军队从土耳其手中陆续夺取了大片土地时，他一时“诗兴勃发”，写下了两行诗：

俄罗斯啊，同盟对你有什么用？

迈步前进，全世界就是你的。

一个呐喊“迈步前进”，一个叫嚣“出征”，一脉相承，遥相呼应，可谓道不失孤。但很可惜，全世界不是“你的”，全世界是人民的。人民大众起来，叶卡捷琳娜就倒了，她以后的历代沙皇也一个一个地倒了。我们坚信，新沙皇也必将踏着 he 先辈的足迹，在人民革命战争的烈火中颓然倒下。

（本文在中国人民解放军 39312 部队的指导与帮助下写成。）

（上接第40页）

这是对历史的最大歪曲。过去在《水浒》评论中，有人把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说成是“农民的局限性”，不自觉地散播它的反历史的思想，混淆了农民革命和宋江投降的两条路线的界限，那更是错了。

毛主席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由于阶级斗争和数百次农民起义，打击了封建统治，才推动我国封建社会不断发展。“一治一乱”，正是在阶级斗争推动下社会和平发展和革命变革互相交替的一种历史现象。《水浒》作者，完全抹煞了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把它移到“天帝”那里，而且荒谬地认为历史的变化就是循环的还原，根本否认社会历史总在不断前进，总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这种阶级意识，决定他写的《水浒》只能宣扬投降主义，为封建统治阶级效劳，给人民做反面教材。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过去在评论《水浒》中，有的以反为正，为它辩解。这个教训，我们应当深思。现在充分利用这个反面教材，通过对它的评论和讨论，提高我们识别投降派、批判投降派的能力。这对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是有重大意义的。